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世界史綱

(四)

韋爾斯著
梁思成等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史綱

(四)

著 斯爾 韋
譯 等成 思 梁
校 等松 炳 何

著名世界譯漢

世界史綱第四冊

目錄

第二十四章 亞歷山大里亞之科學與宗教	一
第一節 亞歷山大里亞之科學	一
第二節 亞歷山大里亞之哲學	七
第三節 亞歷山大里亞爲宗教製造廠	八
第二十五章 佛教之興起與傳布	一二
第一節 瞿曇略傳	一二
第二節 教理及神話之衝突	一九
第三節 佛瞿曇之福音	二一
第四節 佛教與阿育王	二三
第五節 中國兩大師	二九

第六節 佛教之衰腐	三三
-----------	----

第七節 佛教今日之範圍	三四
-------------	----

第二十六章 西方兩共和國 三五

第一節 拉丁族之由來	三五
------------	----

第二節 羅馬之政體	四二
-----------	----

第三節 迦太基富人共和國	五二
--------------	----

第四節 第一腓尼基戰爭	五三
-------------	----

第五節 伽爾	五六
--------	----

第六節 第二腓尼基戰爭	五九
-------------	----

第七節 第三腓尼基戰爭	六三
-------------	----

第八節 腓尼基戰爭與羅馬自由之摧殘	六八
-------------------	----

第九節 羅馬共和國與近代國家之比較	六九
-------------------	----

第二十七章 自革拉古提庇留至神皇之羅馬 七四

第一節 橫阻平民之舉	七四
------------	----

第二節 羅馬之財政	七七
-----------	----

第三節 共和政治之末葉	七九
第四節 冒險將帥之時代	八五
第五節 共和之亡	八八
第六節 普麟柄柏繼起	九二
第七節 共和失敗之原因	九五

圖表目錄

埃及托色尼時之世界	三
紀元前二百五十年時之已知世界	五
埃及和勒斯	一〇
賽累四斯	一〇
佛教興起時之印度	一七
阿利帝母	二四
觀音	二六
目錄	三

佛教之傳布	二九
毗濕紐梵天濕婆	三二
婆羅門教神像	三三
西部地中海	三六
最初拉丁姆	三七
伊達拉里亞人所繪之焚尸儀節圖	三九
薩謨奈戰爭後之羅馬	四〇
紀元前二七五年後之意大利	四一
羅馬紀念戰勝皮洛及其象隊之錢幣	四三
商業之神	四五
迦太基貨幣	五二
羅馬銅幣	五六
羅馬之疆域及其同盟	六五
羅馬爭鬭者	七一
羅馬勢力	八八

愷撒朱理亞.....

九一

奧古斯都去世時之羅馬帝國.....

九六

第二十四章 亞歷山大里亞之科學與宗教

第一節 亞歷山大里亞之科學

亞歷山大短期世界帝國中最絢爛之部分，厥惟埃及，其地落托勒密手中，是人即前述亞歷山大東宮僚友之一，而被腓立謫戍者也。其地遠隔海濶，爲高盧人及安息人規掠所不及，而推羅與腓尼基水師之敗滅與夫亞歷山大里亞新城之建設，遂予埃及以地中海上之霸權。亞歷山大里亞日益繁盛，漸與迎太基埒，東有海上商業經紅海以通阿拉伯及印度，西部商業則與迎太基競爭。托勒密之於埃及人，乃自其亡國以來，所未遇之仁主者也。蓋在政

治上埃及實已同化托勒密氏而戰勝之，非馬其頓人治埃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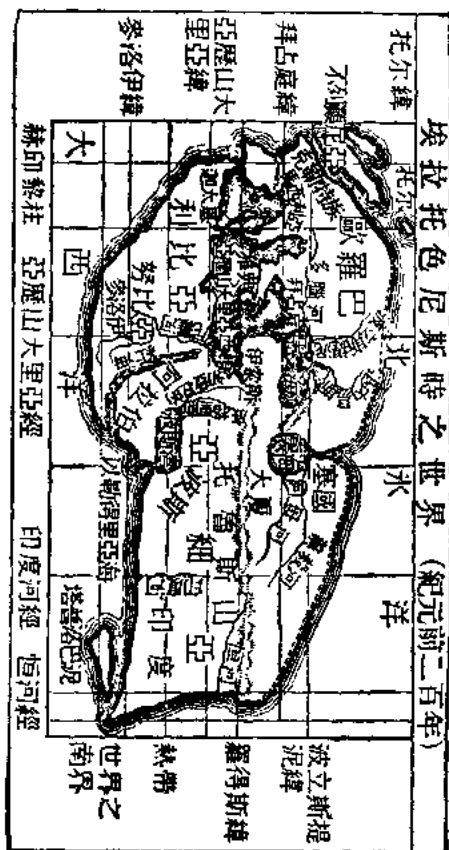
托勒密之政略，絕不強埃及人以希臘化，惟努力於其固有政治思想之回復。彼爲埃及王（神王），其治國方針一仍斐比（Pepi），托特麥斯（Thotmes），拉美斯及尼科之舊。惟亞歷山大里亞一城，對其市政及在托勒密統治之下，另有一種希臘城邦式之組織。宮廷官署用希臘雅典語。希臘語通行於埃及之教育階級甚廣，故僑居之猶太人，有將其聖經譯爲希臘文之必要，其中且多已不諳希伯來語者。紀元前後數世紀間，希臘雅典語實爲亞得里亞海與波斯灣間上流社會之通用語焉。

亞歷山大少年倥傯中，托勒密蓋最能實現「有系統之智識組織」之觀念者，此觀念則亞理斯多德夙諱其種於腓立之廷者也。托勒密之理智性，得天獨厚，能創造而極中和，對於亞歷山大心術中所受奧林匹阿斯牽制，最爲痛心。其所著亞歷山大戰史已佚，然吾儕今日略有所知，實多賴其賜也。

其建於亞力山大里亞之博物館（Museum），實際上可謂爲世界最初之大學院。此館之立，蓋以獻諸司美藝之諸女神（Muses），因以名焉。雅典之伯里帕德梯克（Peripatetic）學校，亦如是也。此館在形式上雖爲宗教之結合，其所以必如此者，在於應付法律上之困難。蓋當時一般人皆以思想界事業非俗人所當染指故也。根本上此館實一學者之團體，各從事於著述與記載，而以其餘力教後學。自其創立後約百年間，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之科學大放光明，雖雅典極盛時，亦不能及也。數學與地理研究尤精。彼學僮耳熟能詳之歐几里德（Euclid），彼度地球大小而與其真徑差不及五十哩之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彼著述解析幾何（Conic Section）之阿坡羅尼阿

斯 (Apollonius) 皆館中秀傑也。若希伯卡斯 (Hipparchus) 則表畫星圖，以察天空之變動。若希洛 (Hero) 則發明汽機。大數學家阿基米得 (Archimedes) 則嘗來學於亞歷山大里亞，歸國後猶與此館常通信息者也。亞歷山大里亞之醫學校亦享盛名。專門智識標準之建設，在世界史中以此為最早。相傳亞歷山大里亞最大解剖學者赫洛菲拉斯 (Herophilus) 曾以囚犯作活體之解剖。反對派則廢解剖學而專心於藥石之研究。然亞歷山大里亞科學之昌明不及一世紀而遽厥。此館之組織並不謀思想之廣續。此蓋「王家」學院也。其教授與高材生（姑如是稱之）皆受命食祿於王。

「雅典式」之學校或學院由私立團體創設，以民治性質董理之者，遠較為鞏固與獨立也。「托勒密」父子在位一日，則一日得國王之保護；然此烏足恃者，埃及古俗權萬鈞之力，不久遂擢托勒密氏而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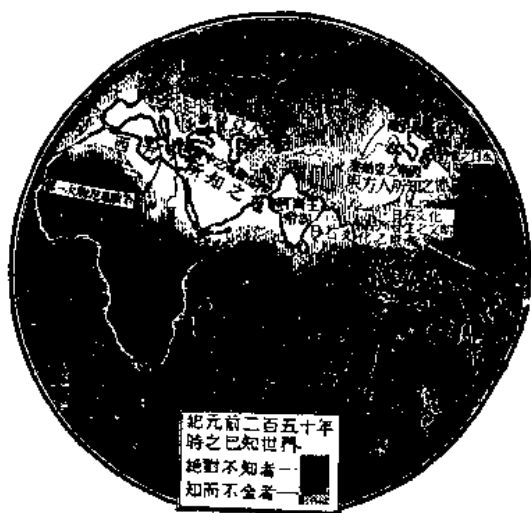
博物館中之亞里斯多德思想墮地以盡焉。不及百年，而茲館之科學精神消滅矣。

與博物館相並，而足稱爲托勒密一生事業之紀念碑者，則其大圖書館也。此爲前此未有之國立圖書館與國立出版部之大聯合。全爲類書。有猶士見之書至埃及者，必得而抄之，有無數鈔胥，凡通行而需要之作品，則廣續抄錄而傳播之。館如大學出版部然，有對外貿易，——蓋掌售書者也。當托勒密第二與第三之朝，卡林馬卡斯（Callimachus）任圖書館長，其編次及撰書提要皆有規畫，吾儕須知當時書籍並非頁頁訂成，乃係捲筒形如今彈鋼琴人所用之樂譜捲，欲查某段，輒須作往來煩厭之捲覺，使讀者與書皆形疲乏。讀者或以爲彼時人或已發明簡單之小機以捲書而便讀，然實無是物也。每次讀書，皆用汗水淋漓之手以執之。卡林馬卡斯欲其省時而利讀也，斷長書作數部或「卷」各爲一捲。亞歷山大里亞之圖書館所招致之學生，遠多於博物館中教師所招致者。爲讀客備宿食，亦亞歷山大里亞居民營業中一大利藪焉。

思想生活之機械的進步，其遲緩亦誠可怪。試以今英國中等階級家庭之圖書室如著者現正寢饋其中者作比例，以之與亞歷山大里亞著作家所享用者之不利便不完備相比較，則可以想見當時圖書館極盛時代學者在時間上，精力上及注意上消耗之多。著者展書六冊，其三冊已有完善之索引。隨執一冊，即可檢出某事或校正某成語，隨復續著。視前人之展捲其費力爲何如者？近著者左右有百科全書兩部，字典一冊，世界地圖一幅，人名字典一冊，及其他參考用之書。諸書固無邊目；然今日而求全如此，未免太過也。以上種種設備，爲紀元前三百年時所未有。亞歷山大里亞尙須自編第一本之文法與字典也。今此書先書於紙，卽付打字者機械抄之，甚華確也。於是可以再讀

之，盡量正其誤，隨意整理之，再繕抄之，再校正之，無不極便。亞歷山大里亞作者，則須按字默寫或覆抄其所作。若寫舉一面，欲反而用其他面，則須搖之空氣中使乾，或覆以細沙，蓋印墨紙亦無之也。作者有所作，欲廣其傳布，則須經無量次數之抄錄，每抄一度，錯誤轉滋。若遇需要地圖表案等則困難益多。例如解剖學一類之科學，賴有精圖者，必大為鈔胥天才所限制，末由自致。若夫地理實情之傳達，其煩難殆不可名狀。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安知將來讀史者不以紀元後一九一九年時代私家圖書室及書案為繁重困難，然較之亞歷山大里亞則其迅速，利便，及精力之經濟，已可驚人矣。

亞歷山大里亞似始終未嘗作印刷之設想。其事驟視之似甚怪。當時世界極需書籍，且不惟書籍而已。即公共告示之類之必要，亦何嘗不急。然在西方文化史中，乃直至十五世紀前，猶未見有可稱為印刷物者。印刷非深奧之藝術也，亦非必賴有先例或引導然後能發明也。其原理久已為人所知。天下事固有並非精奇艱妙而因人類之偶爾粗率而遂遺失之者，若印刷術正其類也。吾人曾述及有證據以度馬革達雷時代之古石器人或曾印圖案於其



衣服之上。古蘇馬連之印，印也，鎊錢亦印也。不識字之人多以金質或木質印以代簽名，如諾爾曼滅英之威廉第一（William），即用之以署其詔令。紀元後第二世紀，中國已有石經。然以下列種種原由，或因紙墨或書式之困難，或因奴畜抄手者之因自衛而抗拒，或因草字之便利，使人不復思得更易之法，如中國字或哥德字所爲，或因思想及智識階級與身具手藝之人相隔絕，故印刷未嘗見用，雖圖書之需同樣樣本不可毫釐差者亦未之用也。

使印刷不能爲有規則之發達者，其最大原因蓋在缺乏組織相同而形式便利之印刷材料。埃及草紙之供給極其缺乏，須條條相接，且無一定之大小。中國紙尚未輸入以解放歐洲人心。以草紙製造之遲緩，當時雖有印刷機，亦將停工以待紙之徐徐而來也。然何以不用刻版印圖表，則此說猶未足以解之。

因有此等物質上之種種限制，乃使吾儕了然於何以當時亞歷山大里亞諸哲思想力之絕倫——例如埃及托色尼者，憑藉彼極拙乏之儀器而能創若彼之技術，其成績實不在牛頓（Newton），巴士特（Pasteur）下，——而其對於周圍之政治與夫人民之生活及思想上，則幾無影響。博物館及圖書館固光明之中心，然無異燃華燈於闇室中也。其研究所得結果除用極煩難之通信外，別無他法，以告諸國外表同情之人。欲以其地所知傳至普通人心中，實不可能。好學之士須自費多金以負笈於此人滿之都會，蓋舍此途，則並學問之微屑亦無由得也。雅典與亞歷山大里亞皆有書攤出售各式抄本，價亦不昂，然教育階級若稍稍擴充或推廣於其他地點者，則埃及草紙當立形缺乏。教育絕未及於羣衆也；人欲稍得高深教育者，則須棄其本有生活，而寄居於彼設備不完而勤勞過度之吾人之鄰近者多年。求學之事雖不能謂其如初爲僧侶然，全放棄其日常之生活，然其情實亦頗近乎此矣。

自由之感覺，與夫直捷公開之記載，足爲思想生活之真命脈者，驟然奄沒。自始雖在托勒密第一保護之下，凡政治之討論即受限制。不久因各學派紛爭之故，遂將市民之迷信及成見引入學術界。

智慧既去，所餘者僅自炫淵博之學風而已。應用書籍之習慣一變而爲崇拜書籍之習慣。未幾而學者遂成一特異之階級，顯出可厭之面目。博物館之存在不及六世，而亞歷山大里亞已喪其故我，而別與一羣新人爲緣；其性多疑而怪僻，其學鑿空而無本源，惟以吹毛求疵，黨同伐異爲事。蓋所謂迂儒者是也。雖無祭壇，其頑固不減僧侶；雖無洞穴，其詭妄乃若羣巫。莘莘抄錄，有若嗜痂，凡名爲書，搜索殆盡。此實人類智識進程之副產品也。數世間人類靈業之新贖，乃被此副產品撲滅以盡。

夫正當之思想，非公開則未由產生；唯一有價值之科學及歷史，皆以盡人共見且見之極瞭之事實爲基礎；此言固屬老生常談，然吾儕終須發見如何保存哲學與學術中樞之方法，毋使爲彼輩褊狹陰鬱之專門家所湮沒。吾人願世之以學者自命者，應爲能見諸行事之人，並應將其所思索所了解者常以極平易極確實之方式，公諸普天下人類原質中之善男子善女人也。

第二節 亞歷山大里亞之哲學

最初，亞歷山大里亞之思想運動集中於博物館，而偏重科學。哲學，在猛壯之世曾以一己及物質世界上之權勢爲主義者，雖未棄此主張，實際上乃成秘密安慰之主義。蓋刺激之劑，一變而爲催眠之藥矣。哲學家使世界分裂

而其本身實世界之一部也，且以花言巧語自慰，謂世界實幻影，謂已有精純高尚之物，在此世界之外，而超過其上。雅典雖在政治上甚衰，然在第四世紀全期，尚爲地大人稠之市場，就外表觀之，其衰落殊不可觀，而受交戰強國及冒險家一半輕蔑之奇異待遇，乃此種哲學適生之地也。二世紀以後，亞歷山大里亞之各派哲學始在研究上占重要位置。

第三節 亞歷山大里亞爲宗教製造廠

亞歷山大里亞雖未能驟然產出自成家數之哲學家，然此地實爲宗教思想之製造廠及交易所也。

博物館與圖書館僅代表其三面之一。所代表者爲亞里斯多德、希臘及馬其頓原素也。此外猶有兩原素實隨托勒密第一之統治以齊集此都。第一爲多數之猶太人，其一部分來自巴力斯坦，其他大部分則埃及原有之猶太僑民，後者稱「流離之猶太人」，此輩始終未嘗一通耶路撒冷，前第十九章所述之流謫於巴比倫事，此輩皆未與其難，然亦自有聖經，與其全世界之同教徒有密切之往來。彼輩居於亞歷山大里亞者如其繁，故該城爲世界最大之猶太城，其人數駕耶路撒冷所有猶太人數之上。彼輩知有將其聖經譯成希臘語之必要，吾人上已言及之。其第三原素，則埃及土人，大多數亦用希臘語，然具有蒼白民族迷信之天性，且有亘四世紀傳來廟教廟祭之大遺俗，蟠其心中而不可拔。三種心理與精神今乃邂逅相遇於亞歷山大里亞，其一爲雅利安希臘人頭腦清醒之批評精神，其二爲塞姆猶太人之道德熱心及一神主義，其三則一種魔術秘密之邪教，吾儕已見其出沒於希臘，演成一

種地中海上玄妙與犧牲之遺風，此種觀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風行含族埃及之大廟中。

此三者實亞歷山大里亞心靈上之永遠元素也。然在港口及市場之上則萬族麇集，以互較其宗教觀念與風俗。例如紀元前第三世紀，佛教徒銜阿育王之命而來，亦其一也。亞里斯多德所著政治學書言人類之宗教信仰，多托形於政治組織，謂「人類喜將生物同化於己，殊不讓其喜將諸神之形體同化也」，彼受治於專制帝王之諸希臘帝國，已不甚念及一地方之神祇，卽古代種族及城市之神祇。人類心目中所需之神，其威德廣被之量，至少須與其所棲之帝國齊，故除有僧權爲之阻梗外，所謂諸神同化之一種新奇運動，乃無處不醞釀進行。人類始知所謂諸神，實甚相仿。凡在多神之地，人類始以爲是蓋一神而異其名者也。神蓋無往而不在，特以別名見稱耳。羅馬之朱匹忒（Jupiter），希臘之喀斯，埃及之安夢——亞歷山大之「理想父」，亞滿諾非斯第四之仇——巴比倫之柏兒馬杜克，皆有其相似之點，足使合而爲一。

「衆人之父，無論何時，無論何處，皆爲」

聖人，蠻人及賢人所崇奉，耶和華，主神或天主。」

其間遇有差別之不能強同者，亦復有辭以解之，則謂此爲一神之各面觀也。彼柏兒馬杜克固已爲極陳腐之神矣，卽其假名亦幾不復存，至如亞述，對賽（Tagon）等亡國可憐之老神，則早已逸出人類之記憶，不復參加同化之運動。埃及平民普通信仰之神曰奧賽烈斯（Osiris）者，則已與孟斐斯神牛亞匹斯合一，而與安夢亦稍混合，卒以賽累匹斯（Serapis）之名義，躋爲希臘亞歷山大里亞之大神，更其徽號曰朱匹忒賽累匹斯（Jupiter-Serapis）。埃及

及之母牛女神，名哈梭 (Hathor) 或埃西 (Isis) 者，今亦現作人形，爲奧賽烈斯之妻，抱赤子曰和勒斯 (Horus)，長成後復爲奧賽烈斯焉。此種簡捷之記述，近世讀者或將驚異，然此種神與神之同化與混合極足表示人類慧業猛進後，一方面欲使神之爲物日益近理，日益周遍，一方面對於宗教及其感情上之杆格不願驟然捨棄之一種奮闘也。



奧賽烈斯
和勒斯



賽累匹斯

此神神混和之事，吾人字之曰汎神運動 (Theocentrism)。其進行之猛烈首推亞歷山大里亞。其時抵抗此種運動者惟有二族：其一猶太人，已有其天地間唯一真神之耶和華，其二波斯人，則亦有其一神之拜日教也。

托勒密第一不惟建博物館於亞歷山大里亞而已，且建賽累匹斯院 (Soraepneum)，以供諸神三位一體之棲宅。其所表示者，蓋偏於希臘神與埃及神汎神運動之結果也。其三位一體包含賽累匹斯 (即奧賽烈斯與亞匹斯)，埃西女神 (母牛月女神哈梭) 及童神和勒斯。以種種方法，幾乎無神不納入於此一神之三面觀中，雖波斯日神密

司刺斯 (Mithras) 亦與焉。彼等固彼此不同，固有三位，然同時又三而一者也。崇奉極虔，有一種樂器曰 Sistrum